

安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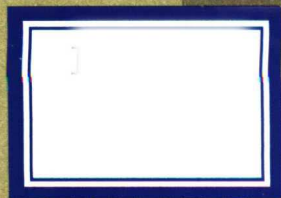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著 马 骁 译

独角兽之兆



SIGN OF THE
UNICORN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独角兽之兆

GN OF THE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著
马 晓 译

UNICORN



科幻世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Sign of the Unicorn (The Great Book of Amber 3)

Copyright © Roger Zelaz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角兽之兆 / [美] 泽拉兹尼 著; 马 骁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ISBN 7 — 5364 — 5922 — X

I. 独… II. ①泽… ②马…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8657 号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安珀志】

独角兽之兆

著 者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译 者	马 骁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3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ISBN 7-5364-5922-X/I · 9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ROGER
ZELAZNY

罗杰·泽拉兹尼

和他的《安珀志》



罗杰·泽拉兹尼（1937~1995）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6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了自己传奇般的创作生涯：三十多年间，六次获得“雨果奖”，两次获得“星云奖”。

在科幻与奇幻小说史上，1962年是十分重要的年份，也正是这一年，厄修拉·勒古恩、塞缪尔·德兰尼和托马斯·迪许等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泽拉兹尼和他们一起，掀起了美国“新浪潮”的巨浪，并成为这一创作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与传统硬科幻小说不同，新浪潮作家更注重人物的塑造，而非堆砌技术细节。他们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并大胆探索此前一直受到传统科幻小说忽视的心理学、社会学领域。泽拉兹尼对这一流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个将神话体系引入科幻小说的创作。最好的例子就是他的名作《光明王》。

在《光明王》中，泽拉兹尼引入了大量印度教、佛教的内容，其中的人物甚至直接用了印度教诸神的称呼，如梵天、湿婆、阎摩、阿耆尼等等，书中主角干脆以佛陀为名，而且人物性格也与他们的神明称号有许多相近之处。这样一来，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维度，显得气势恢宏，壮丽非凡。

也许是出于对神话的喜爱，泽拉兹尼很早便开始了奇幻创作。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个科幻、奇幻双栖作家。他的科幻作品汪洋恣肆，想像奇特，加上神话架构，从形态上看非常接近奇幻小说；而他的奇幻作品设定严谨，又可以明显看出大量借鉴了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无论科幻还是奇幻，泽拉兹尼笔下的人物都常常是近于天神的超人，由此不仅增加了作品的传奇性，更赋予作家一个远远高于常人的视角，居高临下，俯瞰人类的社会与历史。

泽拉兹尼的语言也是极有特色的。总体上说，他的文笔雄壮瑰丽，像一首长诗，但其中也有变调：嘲弄、戏谑。它们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泽拉兹尼鲜明的个人风格。

著名奇幻作家乔治·马丁说：“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幻作家，他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

而著名科幻作家特里·本森则说：“为了罗杰·泽拉兹尼的《安珀志》，我感谢上帝。他无情地涤荡了传统奇幻作品陈腐的中世纪气息，彻底改变了奇幻的面貌，挽救了这个日渐无聊的文类。”

泽拉兹尼的科幻代表作是《光明王》，而奇幻代表作则当属《安珀志》。

《安珀志》是一部鸿篇巨制，它的第一部《安珀九王子》于1970年甫一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期，这部巨著的上卷全部完成。上卷共分五部，以安珀王子科温为主角，分别是《安珀九王子》、《阿瓦隆之枪》、《独角兽之兆》、《奥伯龙之手》和《混乱宫廷》。进入八十年代后，罗杰·泽拉兹尼致力于下卷的创作，以科温之子为主角，创作了《厄运主牌》、《安珀之血》、《混沌之兆》、《影子骑士》和《混沌王子》，直到1991年，《安珀志》全书才得以完成。

《安珀志》的创作历时二十年，泽拉兹尼双栖作家的强大融合能力在这部巨著的设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安珀志》的设定是：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这就是安珀，其他无数世界都是这个实体投射的影子，比如地球，只不过是安珀投下的无数影子之一；只有安珀的王族有能力穿行于这些影子世界。具体地说，任何有可能存在的事物都存在于某个影子之中，安珀的王子只需在自己头脑中想像、调整，便能一步步前往这个影子，或者说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一望可知，这种设定几乎完全就是科幻小说中的平行世界。泽拉兹尼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平行世界；如果你喜欢，可以称之为多元宇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疯子的臆想，随你的便。我管它们叫影子。”

安珀的地位如此重要，于是自然成了各种势力竞相争夺的目标。小说一开始，安珀王子科温在影子地球上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丧失了记忆，而不同寻常的事件却又接二连三地发生自己身上。他抓住这些事件，一步步追踪下去，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明白自己的遭遇原来是同为安珀王子的兄弟们所为。由此，小说进入第一个环节，安珀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

安珀的王子们个个拥有超人的体力、智力和意志力，加上穿行影子世界的能力，他们已经近于神明。事实上，他们在许多影子世界被人奉为神祇。这些王子充分利用影子世界居民对他们的信仰，从影子中招兵买马，筹集各种资源，将这些力量投入安珀王位争夺战。

血腥厮杀之后，科温夺取了安珀王位。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黑暗势力又将魔爪伸向安珀。外患当前，内乱又起，安珀内部也发生了可怕的背叛和出卖。科温必须面对重重挑战。

就这样，伴随着科温的人生历程，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随着情节发展，安珀的历史、变化也逐步展现。除了书中人物，安珀本身也成了角色，先隐居于幕后，然后逐步凸显，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安珀志》的语言十分受人推崇。叙述语言简洁古朴，给人一种雄壮、刚健之感；景物描写富于诗意，颇有莎士比亚之风；而人物对话则常常带调笑的口吻，与三十年代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昌德勒很相似。

精巧的设定、紧张激烈的情节、英勇威武的人物、刚健风趣的语言——这便是《安珀志》。

泽拉兹尼成功地对托尔金所创造的现代奇幻传统进行了革新，将现代元素、科幻元素融入奇幻。在他笔下，既有传统的策马比剑，又有汽车追逐、弹雨枪林；既有奇种异族，又有平行时空；既有传奇英雄、宫廷阴谋，又有日常生活、生老病死。

从泽拉兹尼起，奇幻有了改变：更好看、更精彩，也更富于生机。

李克勤

第一章

我放下那可怖的包裹，无视马夫惊异的目光，将马匹交给他打理照料。我把包裹甩到肩上，大步走向宫殿的后门。斗篷无法完全包住里面的东西。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闹得天翻地覆。

我绕过训练场，走上通向宫殿花园南端的小径。这条路上耳目较少。当然，别人仍旧会看到我，但要是从正门进来，只会更加狼狈，那里随时随地都是一派繁忙景象。妈的。

容我再说一遍，妈的。我本以为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但那些真惹上大麻烦的人，似乎连麻烦都生了利息。

花园远端的喷泉边有几个人在闲逛。两名卫兵正从小径旁的矮树丛中走过。他们见我过来，马上止住话头，转开目光。很明智。

我回安珀还不到一周，很多事都悬而未决。安珀的宫廷中充满猜疑与不安。而如今，一桩命案更为科温一世——也就是我——登基前这段短暂的躁动期抹上了不祥的色彩。

现在有些事亟待解决。其实从一开始，需要处理的事就多得一塌糊涂。照我看，我也算一直在埋头苦干，并没打马虎眼。我已经定下了轻重缓急，准备依序处理。可现在……

我穿过花园，跨出树荫，来到斜阳之下。接着我走上宽阔的旋梯，进入宫殿。一名卫兵冲我行礼致意。我踏上后楼梯，来到二楼。然后，三楼。

在我的右侧，兰登走出他的房间，进入楼廊。

“科温！”他打量着我的脸，说道，“出什么事了？我在阳台上看到你……”

“进去再说，”我用目光示意，“我们得私下谈谈。就现在。”

他看了看我肩上的包裹，犹豫片刻。

“到前面去吧，隔两个房间。”他说，“可以吗？薇亚妮还在房间里。”

“好的。”

他带路过去，打开了房门。我走进这间窄小的起居室，找了个合适的位置，放下尸体。

兰登盯着包裹。

“我该干什么？”他问。

“打开包袱，”我说，“好好看看。”

他单膝跪下解开斗篷，就地铺开。

“死透了。”他观察着说，“有什么问题？”

“你看得不够仔细。”我说，“掀开眼皮。再捏开嘴看看里面的牙。摸摸手背上的骨刺。数数手指的关节。然后告诉我有什么问题。”

兰登开始照我说的检查尸体。当他看到死者的手时，停了下来，点点头。

“好吧，”他说，“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就说。”

“那还是在弗萝拉的地盘……”

“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我说，“它们在追杀你。可我一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对，”他说，“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们在一起没待多久。奇怪……这东西打哪儿来的？”

我犹豫片刻，不知是该逼他说出自己的故事，还是先把我的

告诉他。我的故事最终胜出，因为它是我的，而且刚刚发生。

我叹了口气，坐进一张扶椅。

“刚才，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兄弟。”我说，“凯恩死了。我晚了一步。是这东西——这个人——干的。当然，我本想活捉他。但他拼得很凶，让我别无选择。”

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我明白。”他说。声音轻极了。

我打量着他的面庞。是否有一缕最难以察觉的微笑正等在侧厢，准备登场与我的微笑相会？非常可能。

“不。”我淡淡地说，“如果是我干的，我的安排会巧妙得多，足以把自己洗得清清白白。我跟你你说的是实话。”

“好吧，”他说，“凯恩现在在哪儿？”

“在一层草皮下，独角兽林地附近。”

“那地方够可疑的。”他说，“或者说，在其他人的眼里会很可疑。”我点点头。

“我知道。但我必须把尸体藏好，盖好。我不能就这么把他带回来，然后马上开始抵挡各种质问。更何况，我还要先弄清你藏在脑袋里没告诉我的那些重要情报。”

“好吧，”他说，“我不知道它们有多重要，但肯定会告诉你。不过别让我继续这么一头雾水了，好吗？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发生在午后，”我说，“当时我在港口同杰拉德吃午餐。然后，本尼迪克特用主牌把我拉回山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便笺，显然是从门缝塞进来的。上面定下了一次私人会面，午后晚些时候，在独角兽林地。署名‘凯恩’。”

“你还带着那张便笺吗？”

“当然，”我从口袋里掏出纸条，递过去，“给。”

兰登看了一遍，摇摇头。

“不好说。这可能是他的笔迹——如果他写得很急的话——但我可不这么认为。”

我耸耸肩，接过纸条，叠起来放到一旁。

“无论如何，我尝试用主牌联络他，想省下骑马出行的时间。但他没有回应。我以为如果这事真那么重要的话，他肯定是想隐藏行踪。所以我就找了匹马，出发了。”

“你跟别人说过自己去哪儿了吗？”

“自然没有。但我想试试那匹马的本事，所以跑得飞快。我没亲眼看到凯恩被杀，当我走进林地时，只见他躺在那里，喉咙被人割开，不远处的树丛里一片狼藉。我追上这家伙，逮到他，和他战斗，最后不得不杀了他。自始至终，我们一句话都没说过。”

“你确定捉对人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也会这么判断。他的足迹一直通向凯恩的尸体。衣服上还有未干的血迹。”

“也可能是他自己的。”

“再好好瞧瞧。他身上没有伤口。我扭断了他的脖子。当然，我马上想起了过去曾在哪里见过这东西，所以立即把它带来找你。在你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之前，我还有个东西——关键证据。”我取出第二张纸条，递给兰登，“从这家伙身上搜出来的。我猜他是从凯恩那儿拿到的。”

兰登读了一遍，点点头，把纸条还给我。

“以你的名义写给凯恩，邀他在林地见面。是的，我明白了。不用说……”

“不用说，”我接过话头，“而且不仔细看，确实有点像我的笔迹。”

“不知要是你先到了会怎样？”

“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我说，“让我活着，狼狈不堪——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这个把戏就是要让我们以恰当的次序到林地去，要不是我赶得很急，就连这家伙也追不上。”

兰登点点头。

“能定下这种计划缜密的阴谋，”他说，“肯定不是外人。出不了这宫廷。有什么想法？”

我浅笑两声，取过一根香烟，点燃，然后又笑了笑。

“我刚刚回来，你却一直都在。”我说，“这些日子谁最恨我？”

“这个问题很让人难堪啊，科温，”兰登说道，“每个人都有对付你的动机。按常理，我会选朱利安。不过这次却不太可能。”

“为什么？”

“他和凯恩一向很好，有些年头了。他们一直彼此关照，泡在一起。关系很铁。朱利安还是你记得的那个冷血、卑鄙、无耻的小人。但要说他喜欢谁的话，就是凯恩了。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就算为了对付你也一样。毕竟，如果他想干的话，可以找到其他很多方法。”

我叹了口气。

“下面该谁了？”

“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好吧。你觉得这事会有什么反响？”

“你被搞臭了，科温。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干的，不管你自己怎么说。”

我冲尸体点点头。兰登则摇摇头。

“这很可能是你自己从影子里挖出来顶罪的可怜虫。”

“我知道，”我说，“有意思。还有我回安珀的方式。我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出现，给自己捞足了好处。”

“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兰登附和道，“你甚至不用杀艾里克，

就拿到了想要的东西。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好运气。”

“对。另外，我回来想要做什么也不是秘密。还有我的部队，你想想，异域人，特别的武器，驻扎此地。用不了多久，有人就会对他们的存在极度不自在，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到现在为止，全靠一股外界威胁的出现，才帮我省去了这些麻烦。还有我回来之前扯上的那些嫌疑，比如谋杀本尼迪克特的仆人。现在又加上……”

“是的，”兰登说，“你一告诉我，我就想到了。当年你和布雷斯攻打安珀时，杰拉德把部分舰队从你们的进攻路线上移开；与此相反，凯恩用他的舰群和你开战，将你逐退。现在他死了，我可以想见你会让杰拉德掌握整支舰队。”

“还能有谁？只有他胜任这个职务。”

“但是……”

“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想杀个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凯恩是最合理的选择。这也没错，绝对他妈的没错。”

“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

“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争取找出幕后的那个人。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我在考虑到时候如何帮你辩解。不过作用不大。”

我摇摇头。

“你和我走得太近。无论我们说得多么合理，只可能起到反作用。”

“你有没有想过担下这个罪名？”

“想过。但在这种情况下，正当防卫的思路完全用不上。这种割喉伤必然是偷袭的结果。我没心思采用另一个方案：编造一些他准备叛乱的证据，然后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安珀的利益，等等。我不想以这种形式担下莫须有的罪名。就算那样做了，最终我还是

会被搞臭。”

“但至少有个绝对强横的名声。”

“这种强横不是我想展示的性格。不，这个方案，出局。”

“那么，干脆掩盖一切，然后——对了。”

“什么‘对了’？”

他眯起眼，盯着左手的拇指。

“嗯，我刚好想到，如果你还想除掉什么人，现在正是个机会。你知道，受诬陷的对象可以常换常新嘛。”

我认真思索着，直到抽完手里的烟。

“不坏，”我说，“但现在我不能再牺牲任何兄弟。就连朱利安也不行。何况这次他是最难诬陷的。”

“不一定是家里人嘛，”兰登说，“很多琥珀贵族都有动机。比如雷金纳德爵士……”

“算了吧，兰登。换角儿的方案也出局。”

“嗯，那我这些小小的脑细胞就算用光了。”

“我希望不包括分管记忆的那部分。”

“好吧。”

兰登长叹一声，直起腰，站起身，从我面前走过，来到窗前。接着他拉开窗帘，朝外面看了一会儿。

“好吧，”他重复道，“这故事很长……”

接着，兰登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第二章

尽管我们的主要娱乐是性，但也都有些别的爱好。对我来说，科温，是打鼓、飞行和赌博——排名不分先后。好吧，也许飞行稍稍占先——滑翔机、热气球，或是其他类型。但你知道，情绪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我是说，下次再问，它可能就换成了别的。全看你当时最想干什么。

总之，多年前我还待在安珀。没什么要紧的事干，只是回来转转，继续当我的讨厌鬼。那时老爹还在，当我注意到他正在酝酿那种暴躁情绪时，就明白是时候出去旅行了。长途旅行。我早就注意到，他对我的喜爱是和我与他之间的距离成正比的。老爹送给我一根华丽的短马鞭作为临别礼物，我猜是要我拍马扬鞭，加快感情的发展。不管怎么说，那是根非常漂亮的马鞭，银把精雕，工艺绝伦。我也确实把它派上了用场。我决定在影子里找个小眷兄，一劳永逸地满足我所有单纯的快乐。

我走了很远，我就不用拿那些枯燥的细节来烦你了。不用说，那地方离安珀很远。这次，我不想找个能让自己身居高位的影子。这种事总是很容易让人厌倦，或是扯上一堆麻烦——全看你的责任心有多重。我只想做个闲云野鹤式的小人物，享受自己的生活。

塔克索拉米是个自由港，白昼闷热，黑夜漫长，有很多动听的音乐，赌局通宵达旦，每天早上都有人决斗，那些等不及的人也会在其他时候犯些故意伤害罪。而且那儿的气流好得没话说。我

有一架红色的小型滑翔机，通常每隔几天就会驾驶它玩一次空中冲浪。真是美妙的生活啊。我整天在一家地下酒吧里打鼓，直到午夜。那儿紧靠河口，墙壁潮湿得像大汗涔涔的酒客；烟雾弥漫掩住灯光，浓得好像流淌的牛奶。演奏结束以后，我就会去找些乐子，通常是女人或牌局，就这样打发掉夜晚剩下的时光。该死的艾里克，不知怎么我又想起了他……他曾经诽谤我打牌作弊，你听说过吗？这可是惟一一件我不会要诈的事了。赌牌这事儿，我一向看得很重。我是把好手，运气也好。艾里克则两者皆无。他确实很多事都拿手，问题是他自以为是是个万事通，不肯向别人承认——也不肯向自己承认，在某些事情上，别人就是比他更强。如果你在哪方面一直胜过他，那你一定是作弊。有天晚上，他为这事跟我大吵一架，要不是杰拉德和凯恩把我们劝开，可能会变得更糟。别错怪了凯恩，那次他站在我这边。可怜的家伙……你知道，地狱之路可不好走呀。他的喉咙……呃，总之，我在塔克索拉米，玩音乐和女人，赢牌，在天上飞。棕榈树和夜晚绽放的桂竹香。港口那美妙的气息：香料、咖啡、尼古丁，还有盐味。上流名门、商贾大亨、贩夫走卒——和其他地方一样等级分明。海员和各式各样的旅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像我一样的人则混在边缘。我在塔克索拉米住了两年多一点，很快活。真的。不常和其他人联络。偶尔通过主牌问声好，就跟寄张明信片差不多，也就是如此了。我很少想起琥珀。但所有这些都在一夜间改变了，当时我坐在一个塞满人的房间里，对面的家伙正试图判断我是否在诈他。

就在这时，方片J开始对我说话。

对，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我的情绪不太正常，刚打完几手非常带劲的牌，正觉得爽。另外，我滑翔了一整天，身体累得够呛，头天晚上又没怎么睡过。所以我后来认为，一定是我们的头

脑和主牌的诡异关联让我看到了这一幕。某人试图联结我，而我手里正好有牌——哪怕不是我们家里的牌也罢。当然，一般来说，除非是你想联结别人，不然空着手也能应答。所以很可能是我的意识——当时有点脱轨——出于习惯，正好利用了我手边的小道具。但不管怎么说，后来我确实觉得奇怪。说真的，到现在都不太明白。

方片J说：“兰登，”然后，它的脸变模糊了，“救救我。”我开始觉得它有点面熟，但这感觉很模糊。这整件事感觉都很模糊。接着这张脸重新整合，我发现自己是对的。它是布兰德。他看起来糟透了，似乎被锁住，或是拴在什么东西上。“救救我。”他又说了一遍。

“是我，”我说，“出了什么事？”

“……囚犯。”布兰德说的话，我只听清了这个词。

“在哪儿？”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

“没法拉你过来，”他说，“我没有主牌，而且非常虚弱。你只能自己走过来……”

我没问他不靠主牌是如何联结到我的。当务之急似乎应该是确定他的所在位置。我问他怎样才能找到他。

“仔细看着，”他说，“记住每个细节，我也许只能让你看这一次。另外，别忘带武器……”

接着，我看到了那里的地形。越过他的肩膀，透过一扇窗户，穿过一处城垛，我看得不算真切。那里离安珀很远，影子几近疯狂。远得我不想去。荒芜，色泽不断变化。炽热。明明是白昼却没有太阳。块块岩石在陆地上滑动，就像海上的帆船。布兰德被关在一座塔楼似的地方——这是整幅不断流动的画面上的仅有的一个固定点。我记住了，没问题。我还记住了有个东西缠绕在高塔